

搬出硅谷：美国高科技公司为何“离海上山”

陶短房 著名评论人

尽管相当多数硅谷“蓝血”政治上倾向民主党，但他们却丝毫不喜欢“民主党的税率”，如果未来的拜登政府屈从党内极为活跃的那些“进步派”压力，进一步在全美范围内推行高税率，恐将削弱传统支持群体对民主党经济政策的支持。

特斯拉 CEO 马斯克未必是所有人都喜欢、所有领域都如他所极力展示那般出色的人物，但绝对是硅谷“蓝血”精英中最善于造势、最懂得如何打造、经营自身品牌及其影响力的一位。自2020年7月起，他就一再放风“搬离硅谷”，前往得克萨斯州的奥斯汀重起炉灶。进入这个不寻常年份的最后一个月，他再次高调发声，称自己“已经把硅谷的房子卖了”，未来其旗下特斯拉在美国本土的业务，将围绕着奥斯汀号称“硅山”的新中心展开。

至少这次绝不是半真半假的造势：硅谷的房地产网站显示，马斯克位于贝莱尔的房产，实际上早在2020年初就已经挂牌卖掉；得州奥斯汀商会的记录则显示，特斯拉已在奥斯汀郊外建成一个面积达400万英尺的“设施”，并扬言要在当地“至少创造5000个工作岗位”。

自1938年威廉·休利特和戴维·帕卡德在旧金山附近帕洛阿托一个私宅车库里创建第一家硅谷高科技企业（如今大名鼎鼎的惠普）以来，阳光明媚、温暖宜人的加州旧金山湾区附近的硅谷，就长期被公认为全美、甚至全球高科技行业的核心和大脑，一家又一家高科技企业在这里或白手起家、或借壳生蛋，然后做大做强、开枝散叶，在全美、全球高科技领域各领风骚，在投资杠杆市场呼风唤雨，并在不经意间改变着地球上每一个人的生活方式、面貌，改变着诸多新旧行业的命运和发展轨迹。直至今日，硅谷仍然是高科技企业“大到不能倒”的象征，近期美、欧、英、中等体制不同、经营战略各异的大经济体，不约而同收紧了针对互联网巨头的监管措施，许多评论家指出，被针对的互联网巨头中，不少就布局在硅谷或加州境内，这个濒海的高科技重镇，影响力可见一斑。

然而事情似乎正开始发生变化：素来“赶潮流”的马斯克和他的特斯拉并非特立独行，甚至也未必能算先知先觉，因为走的远不止他们一家。

北美时间12月11日，长期被视作“硅谷中坚企业”的甲骨文宣布将搬离硅谷和加州，迁徙到奥斯汀；比这稍早，硅谷举足轻重的理财公司嘉信和他的创始人施瓦布也迁到了奥斯汀；这还不算，前面提到的硅谷高科技“开山鼻祖”——惠普，总部也已经搬到了得州境内，甚至比甲骨文和特斯拉跑得更早。

奥斯汀商会记录显示，截至11月，从硅谷搬到“硅山”的高科技企业和其他“周边”企业多达39家，其中不乏戴尔、超微、Dropbox软件等响当当的名字。

几十年安土重迁的硅谷企业，何以在2020年一股脑儿“离海上山”？

马斯克和一些愿意多说几句的离开者含蓄地表示，加州和硅谷所在县、市“管理不善”，但并未说明具体理由。美国大选投票日前，共和党支持者曾经认为，加州实行过于严格的新冠疫情限制措施，令高科技企业经营受限，其高管也多感不便，因此纷纷搬到共和党控制的得州，来个惹不起躲得起。得州州长、共和党人阿伯特就持上述观点，他指出，高科技公司、知名企业纷纷逃离的不只硅谷，而同样包括加州其他地区和纽约、新泽西等“蓝州”，而迁徙目的地则不仅有奥斯汀这座“硅山”，还包括佛罗里达等其他“红州”，如商业不动产公司世邦魏理仕，也悄然把总部从发源地洛杉矶，迁到了得州境内的达拉斯。

但更多人对这种说法表示“不能以偏概全”：马斯克固然激烈、公开反对疫情限制措施，但

他并不怎么支持共和党和特朗普，而其他许多加入“离海上山”热潮的硅谷“蓝血”，则并不反对、甚至支持疫情应对措施，他们中许多人都是公开的民主党支持者——很显然，至少不是每一个离开硅谷、投奔得州的硅谷人，都是因为厌烦“蓝州”苛刻的疫情应对措施、或不满民主党在州内的“一手遮天”才走的，更何况，特斯拉的搬家行动都可追溯到2020年1月，当时美国尚未受到新冠疫情明显波及，国内也无任何限制性应对措施。

那么究竟是为为什么？是成本。

奥斯汀商会主席兼 CEO 霍夫曼是硅谷企业“离海上山”潮流兴起过程中的关键人物之一，他指出，民主党长期执政的州往往税负沉重，如硅谷所在的加州号称“万税之州”，仅个人所得税一项，2019年最高税率（年收入100万美元或以上者）高达13.3%，即便个人收入仅有45753美元、或夫妻收入仅有91506美元者，税率也高达8%，高居全美第一，另一个“蓝州”新泽西州最高个人所得税率为10.75%（全美第三），纽约州（最高个人所得税率8.82%）列全美第七。与之相比，得州和佛罗里达州都位列全美7个个人所得税率为零的州之列。

具体到硅谷，除了税，房租、生活成本、劳动力成本，都在全美范围内首当其冲。

如果在平素，财大气粗的硅谷“蓝血”往往会选择“捏鼻子忍了”，因为长期形成的营商环境、上下游产业链配套，甚至本人和员工们的家庭生活习惯，都会让他们轻易“不折腾”。可今年疫情来势汹汹，经济和市场前景黯淡，各国市场监管大环境也日趋收紧，增收既然无望，节支就成了必须认真考虑的问题。“硅山”不但税低，而且房价便宜，劳动力成本低廉，“水往低处流”的效应就此凸显无疑。

当然，选择“硅山”而非它处，还有其他因素的作用。

霍夫曼指出，奥斯汀人口构成多样化，市内和周边有25座大学，47%的市内就业人口学历在本科及以上，这些条件接近于当年起步阶段的硅谷。不仅如此，奥斯汀虽然是“小地方”，但拥有多元化的社区、独特的乡土风情和脍炙人口的乡村音乐传统，这些都能吸引不少有意搬离硅谷者选择“硅山”。

越来越多的“红州”城市开始试图复制“硅山”的成功：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市长苏亚雷斯正借助视频会议系统和网络社交平台向“蓝州”精英和硅谷“蓝血”拼命推销自己的城市，几年前因媳妇喜欢迈阿密而将著名电子布告栏企业Reddit从硅谷搬到这里的该企业联合创始人奥哈尼安成了现身说法的标杆，当彼得·蒂尔的创始人基金负责人、瓦尔达航天工业公司联合创始人阿斯帕鲁霍夫在推特上自言自语“如果我们公司从硅谷往迈阿密搬该怎么办才好”之际，苏亚雷斯驾着一朵祥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天而降，“秒回”了一句“我能帮您点什么”。

这些努力当然不会毫无收获：有消息称，总部位于另一个“高税蓝州”纽约的高盛集团也在考虑往迈阿密搬——尽管未必是全搬。

刚刚在各州选举人团投票的例行公事中进一步锁定当选总统身份的拜登和他的民主党盟友们恐怕要正视一个关键性问题：尽管相当多数硅谷“蓝血”政治上倾向民主党，但他们却丝毫不喜欢“民主党的税率”，如果未来的拜登政府屈从党内极为活跃的那些“进步派”压力，进一步在全美范围内推行高税率，恐将削弱传统支持群体对民主党经济政策的支持，甚至可能在未来波及到他们对民主党的政治支持。